史記抄卷之六十二

樊酈滕灌列傳

樊酈滕灌以下並從高帝畧城邑非專將也。其間書法如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卻敵曰陷陣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身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以各書其戰陣之蹟有不可紊所受也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𡰱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攻也

高云每一下城斬首則加邑進爵此亦蘇氏所謂獲雄而飼以雀也

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漢書上聞爵註日徑自上聞）○從攻圍（漢書從攻圍圍縣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傳內序軍功各以從字冠首併附因功加爵益褫不編年月又是一體格）○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漢書斬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

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以上前紀噲戰陳之功甚畧及次噲救鴻門之急獨詳如畫）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

西、西県也、丞、県中之丞也、
白水、〻名、

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
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旣出沛公留車騎獨騎
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
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
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須如此洗發）
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
爲郎中（真西山摘錄漢王賜爵起至三百石十一人止）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
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斄（音胎）城先
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
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卻敵

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
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
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
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旣死漢王
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
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爲舞陽侯
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

残多殺傷也

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抵丞相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

王維楨曰至此總敘功勞絕不散漫

高曰前撞營後排闥只此兩處點染遂覺舞踴毛髮皆生

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

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

言不能行人道

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
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
沛公於岐○篇中以字乃一節冠畧○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
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
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此傳却與前傳體格又
別各以字起頭懸官名於上附戰功於下節節相承亦不用編年別將定北地上郡破
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
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

味戰疾鬭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
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
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
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
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
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

高云平原君係景帝王夫人母臧兒也寄引娶天子之妻母之是景帝亦能不怒也

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此總數）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刼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

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此篇大畧與樊噲諸傳相似而精神摹寫或不及故眞西山黜而不錄）爲沛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此傳亦用以字冠一節與酈商傳法同）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

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嬰爲太僕始終故傳中每段稱奉車亦每云兵車趣攻疾戰本職事而言也）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

初兩兒驚恐未定故徐行
待兩兒自相倚依對面帖
定乃馳

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
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
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
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
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
益食茲氏縣名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
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
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
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月不

時有以罪奪邑者即以賜之

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
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觀
嬰初謚高帝不傷己，及不德惠帝魯元，併入宮廢少迫
立代王諸事，盡信義人也。高祖引以為太僕，示親信有
親。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
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大僕擊陳
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
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
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
閒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
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

攻戰速疾而獨力也

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
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歳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
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立十九歳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畧地至
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
從。此傳亦有從字法亦有以字法又用嬰名冠于其首。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
軍於杠里疾鬭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
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
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

音清帛之提名

杜縣之平鄉也

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
君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
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
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
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
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
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

縣名

人名

柘公柘梁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樓煩県名其人善騎射故云射士為樓煩取其称也

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猶隨從也灌嬰雖少○〔嬰為大將故後戰功時称所將卒亦一体格也〕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以上並從功以身獨將〕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音蔗〕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楚官名〕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

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
譙音戶焦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
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
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
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
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
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
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
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

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此特將也）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

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
除前所食邑（揔上）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
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
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
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
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
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
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
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

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除國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

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酈滕灌絳畢

高云通篇摸巫相二字為經而復以御史大夫四字為緯或順叙或逆提或遙接極縱横側欹蕭散以連之也 非酈生傳批語乃是張蒼傳批語

史記抄卷之六十三

酈生陸賈傳

直叙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急促貌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寫酈生本旨有生色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

叟寫其狂態

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輙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

寫高祖倨矣倨倨恭矣極恭一擬便特英雄作用

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爲説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

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

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
酈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
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
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
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
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
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

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並也）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

太在甚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酈生於此時只合以義止韓信兵）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

高云只中國人三字便足挑動尉佗首丘之思故他亦遂替云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蓋佗於此時亦已礭然露出中国人之面目矣

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有寫生意態〕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音駝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音椎〕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刼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
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
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
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
新造未集之越屈音崛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
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
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尉他與陸生較量本沒緊要特澹宕謝陸
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
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

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
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
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音詎漢書作遽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
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
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非橐中物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
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劉辰翁曰左右呼萬歲幸其回心向道也今人爭復有此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雍州縣名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

楊慎曰首尾不滿百字而陸生智謀口語情性日用人情世態如見其家庭間此委曲

過他客時多過其子時少

生産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有脫文）無久慁（患 厭）公爲也（發案）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户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高云史公寫酈生便是儻佯狂豪意態寫陸生便是儻佯沉細心腹處收一壽一捲死兩人皆有以取之矣

結句回照酈生之烹妙甚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朱建性本義而廉特爲辟陽侯畫策一節可恨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
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襚同列侯貴人以辟陽侯
故往稅凡五百金朱建何不引初誼卻辟陽稅金豈其爲母死無以葬而遂屈耶辟陽
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
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
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
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
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
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平勃等誅諸呂而辟陽侯於此獨得脫何也豈平原君從平勃開說曰呂后且崩而今且按法誅之是所以汙藏宮閫故中止耶不然迎代王時辟陽侯抑嘗與謀故耶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

子能死節又與
史公善奈何失
其名

此下無所傳酈生
事也殆子長好
奇存之

霅川云其文類褚
先生補入者

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文帝惜平原之自殺而又官其子必有一説）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復出附）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

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

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酈陸朱傳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四

傅靳蒯成列傳（傳靳以下倶裨將凡攻戰功必係以從字爲案）

陽陵侯傅寛（褚先生筆亦自好）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横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寛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歴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戸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

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
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
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
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
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立爲漢王賜歙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

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音肥)郝(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

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
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
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
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
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
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
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
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

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
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
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
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絶甬道
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
上心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戸高祖十二年以
緤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
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
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

年緤以壽終諡爲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傅靳蒯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五

劉敬叔孫通傳。此等傳似不為本人但爲漢叙事耳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敬傳只叙四事皆古今大事也及文王爲西伯斷

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濵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許大見識○輓輅子有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

徃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
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
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
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

董份曰書即日見高帝從諫如轉圜

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
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
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
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
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漢以兩也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山名二十餘萬
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
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

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
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
二千戸爲關内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
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
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
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
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
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說士夫開得口要人兒女亦任渠將去

高云自婁敬倡和親之說而後世納幣割地稱臣纏而行者無不至於春秋攘夷之意蕩於矣

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備胡都關中兩事結狀在此）夫諸侯初起時

高云截於載四大子敍之指末皆不著篇之首尾但少無在諸傳中卻是另出一奇格

以不了佳

此傳有首無尾較上敍傳此格又小變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
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
高枕而卧矣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
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
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小論中希世兩字一篇精神所注處）秦時以文學徵待
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詔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逆亂）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

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
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
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
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
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
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專摹寫叔孫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
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
薛吉此一着叔孫非苟諛者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

懐王懐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
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
從漢（希世得所擇）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
王喜（希世）叔孫通之降漢從（希世）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
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
聞之迺（希世）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
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
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
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

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希世命脉處）謂不相復也（因世）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應前）面諛以得親貴（以兩生不屑者摹寫希世處）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

與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廼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此儀直行至今日大畧皆秦故尊君抑臣之舊也而三代以前上下同體虗消歇矣此可見爲國以禮直自有

木、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
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
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
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應前諸生且待我）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
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希世一篇結案）賜諸生
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
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

高云通非能隱諫者彼蓋明知呂后陽悍可倚故假諫以自托且以沽正直名耳

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

叔孫賴有此言

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高云無過舉云言啟人主遂非了意更為原廟尤礼所不載殊悖此舉盖兩失了

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
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
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
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
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
廟原廟起以複道故（亦其文主之過 希世餘波處）孝惠曾春出游離
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
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六

季布欒布列傳

季子布為項羽將必戰功太史公因傳其任俠遂田各之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
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
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
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有生色迺買而置之田極天人神誡其子
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
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

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畱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

兩便綰束上許多

一提

太史公識高筆力亦高在此等處

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有生色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高云对李文毀譽之言於樊噲横行之語批寫得一氣字出

漢書作趙談 史遷諱其父之名也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

千古之言

餘波

季布為俠任所以只是一好誇閒著子手

慨上

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附）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盎字）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注評此輩為世所重）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舉客見主）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一撥）

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又餘波為布着色）（附丁公以為高帝不殺季布上帶出來）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與數窘漢相應）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

家人猶言編户之人也

高云只叙哭梟王一事而並義了氣已舊批眉

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與入

見謝拜為郎
中處相照應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有風神）

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

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

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

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

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

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

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

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
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
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
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
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
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
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悲壯）
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
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

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頓挫）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太史公先立自家影子）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自重其死一不自重其死摠倂兩人同一處）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畢

高云盎此言皆於間疏排觝且啓人主輕蔑大臣之意未可以爲訓也

史記抄卷之六十七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

高云明絳侯無罪善矣哉果東公匡救乎抑以拜恩倍歡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譏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

江四百〇四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
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看他兩及字與上弗用上弗聽多是文中轉折措注處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
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
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
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
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
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
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
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

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回護）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與上適削地相應）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虛提）袁盎常引大體忼慨

宦者趙同以（實詳）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鬭（亦一策）廷辱之（策亦危）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以下俱實）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并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
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
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
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
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立后慎夫
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
姿 帝之資仁尚 不况末世乎
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

卒皆爭爲死還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更無餘事）時說王曰毋反而
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
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
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
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
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
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
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

只丞相之不負
於亦必以詞於
了積中所記
好声聆聽世
如此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

盎素不好鼂錯（伏殺錯案）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

高云盎計斬錯於報怨得志如国被以
●盎与竇嬰善盖亦善納交於其人云

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
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
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
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
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
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
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
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
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
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

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
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
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
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
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盎之待罷從大臣每如此）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
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

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
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
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
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秦時
善占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
附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一篇線索錯為人陗直刻
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
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
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

壖而宣切⿰車需輭平声
又一音輭別作堧⿰田耎
⿰田需　正義曰廟外垣内
游地也師古曰壖者外
垣之内内垣之外

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
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伏盎殺案
錯爲内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
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内史府居太
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
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
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
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

董份曰錯文稱公自也如此後誤

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瑺伏後令盎說誅錯案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

高云前載錯父飲藥見錯有取死之道沒載鄧公語子見錯罪不至死而景帝枉殺之也是知史公持論最爲平允

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有鄧公辰見鼂錯功罪終發明）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附列小傳）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

程一枝曰盎乃言小人子長豈不知其鮮仁耶而曰仁心為質盖指其快快故佯佯而自傷也

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抗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暗應盎傳使吏抵盎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言中錯病

袁鼂畢